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

使六

唐玄宗御註并疏
河上公嚴君平李榮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濠陽強思齊纂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者所以
次前章所以
明此學聖人責用真道故此章內文有四
顯此人威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
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
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第三明此聖
人以三一為體第四明道
無去無來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夫大象
無形至

人潛運涉三清而樂賞壽六氣而起
然欲知其容誠不可擬故則為氣年
龍百億之天乘則為神出入九元之
館帝卿之上將取白雲西關之前仍
淨紫氣應物而動有千年之鶴歸乘
時而行變五色之龍躍惟恍惟惚孔
德之容耶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人之容
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
順也○御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
明學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
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唯虛極之道

是順○河上公曰孔德之容孔大也大德
之容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
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
從於道也○榮曰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
也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言從也

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成疏
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如
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
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
處默語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註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
難名故云恍惚○御疏此明虛極妙本為
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
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靜形狀若何言
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
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
名故謂之為恍惚爾○河上公曰道於萬
物獨恍惚往來於其所○榮曰未知道是

何物而今德從明夫大道幽玄深不可識
語其無也則有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
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
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成疏言至道之
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

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
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
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
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不一
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
故一不一而物故不一也

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

惚兮恍其中有象
御註惚無也恍有也恍見曰象自無而降
有其中恍見一切物象也○御疏此明降
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恍見曰象妙本
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
自無而降有其中恍見一切物象從本而
降迹也○河上公曰道雖恍惚無形之中
獨為萬物法象也○榮曰恍惚中有象惚

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
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成疏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中有物即
是神神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
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炁雖復非象
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炁也言道種種變
見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
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御疏物者即
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眾
象性修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
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
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
歸本也○河上公曰道之恍惚其中有一

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御註恍惚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
甚存○御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性修
反德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

量測合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
也○河上公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
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榮曰至理唯一
故言精妙體無有變故言真也○成疏窈
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
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冥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
不差故云有信○御疏至道妙物就本非
假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
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也○河上公曰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甚真
非真飾也其中有信道匪功名其信在中
○榮曰寂手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
響斯在○成疏其精甚真言真精無雜實
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
是炁色神用之本也其中有信玄道無心
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註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
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
名故古今不去也○御疏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眾甫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
德生成之功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

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

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註云生成之用既
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
精真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今各遂其生成
之用爾○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

常在不去也○榮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眾甫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
有滯謂窈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
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息長惡者不悛未
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

欲照理非虛為教眾生開方設教從終至
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
行忠孝者賞之以爵篡殺者罰之以刑合
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常存名亦湛
然而不去○成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

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以閱衆甫

御註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上公曰閱衆也甫始也言萬物之生從道受氣也○成疏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古察今應夫終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以此今知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御疏又詳實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資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今遂其生成之用之然哉蒼云此者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河上公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我何以知道受氣也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之精皆得道之精氣而生人動作起居非其道不然也○榮曰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始至終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成疏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恍冥冥之法故知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章所以次德容貌於教未同故以此章重顯孔德之行能以爲物範就此一章文開

四別也第一舉四地四行以示謙和

第二明妙體一中爲物格式第三彰

四後引古實結難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夫大地象爲極聖人以道德爲本萬物云象納

之於泰來之中四大稱高載之於師

子之上雲成曲比真人於列麻風

舉物聲召群仙於雲樹以慈愛物用

法資生曲全之行既深不伐之功備

著錄之於我王子晉之能抱一還

人李少君之朝漢人能抱一還

也斯專成全歸之豈虛語矣

曲則全 御註曲己以應務則全也○御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河上公曰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嚴曰侯王雖聖猶以爲曲任百官而理其德則全也○榮曰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外順於物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

屈己從人身不失道正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萬境群典百端故言多也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成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屈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

枉則直

御註枉己以伸人則直也○御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爲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己已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河上公曰枉己而伸人久自得直也○成疏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怨枉翻正理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御註執謙德則常盈○御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

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成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高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

弊則新

御註守弊薄則日新○御疏弊薄惡之謂也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河上公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成疏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寵即其德新也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

御註抱一不離則無失也○御疏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舉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於歧路喪生諒在於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河上公曰自受少則得多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嚴曰所約者寡所得者衆猶為寡少而物物自得當矣○成疏少則得多則惑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

一中則滯二偏故迷惑也

多則惑

御註有為多門則惑亂也○河上公曰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嚴曰信已思慮不取於人多言多知則狂亂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註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萬事畢故能為天下法式○榮曰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成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不自見故明

御註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御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尊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

不自是故彰

以視故能明達○嚴曰聖人不自矜見其明任天下之目以視天下故離婁不得齊其明矣○榮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損物我以全具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而不長也○成疏云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不自是故彰
御註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伸人則其是直自彰也○御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自伸說以為己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故云故彰○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成疏自他平等不是已非物故其德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也○御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常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有功○河上公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嚴曰伐猶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黃帝不能與並威因天下之力以戰天下故湯武不能與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諸侯之後可臣也○成疏伐取也雖亭毒億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御註人能常守弊薄不自矜誇則人推其長也○御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使六}街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云故長○河上公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成疏只為推功於物所以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不與物爭誰與爭者○御疏夫雅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河上公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嚴曰夫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既不與物爭誰爭之○榮曰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雅知逆物而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成疏此即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達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御註古者曲全之言豈虛言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歸之也○御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河上公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能誠實也能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之者也○榮曰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等行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成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總歸於己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希言者所以正舉曲全四德今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

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

夫水以柔弱破堅德以慈悲致廣天何言矣四時於是獨行制之修焉萬物以之自得氣風欲作玄化制之於蒼蒼驟雨頃刻白日拘之於破曉天不可以長發泄地不可以久觀鵲故二儀可以長存百姓於焉折中豈容凡物散肆狂疎本父歎河水而致亡共公觸同山而自磁平暴之行老君戒焉者也

希言自然

御註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證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

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御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

卷六

十三

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也○河上公曰希言謂愛言愛言者自然之道也○榮曰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空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而失真故少言而合道○成疏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御註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也○御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於物而不

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雨之喻也○河上公曰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

榮曰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速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成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多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新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故也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手御註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御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志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

卷六

十四

故從事於道者

可得乎○河上公曰孰為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為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也○成疏孰誰也假問誰為此風雨蒼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人為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御註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也○御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河上公曰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榮曰道者清虛無為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成疏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能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

卷六

十五

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
道得之猶得道也

道者同於道

御註體道者悟道忘言即同於道矣○御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於道則不疑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河上公曰道者謂
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者也

德者同於德

御註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
所施為同於道用矣○御疏德者道用之
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之所得故謂之德
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唯自能了出
抑亦功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
施為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河
上公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
德同也○榮曰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
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成疏道既
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
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

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
有二文也

第四結執教之失

失者同於失

御註執言滯教無由悟了不悟即迷道故
自同於失○御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
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
乃在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
言教則失妙理矣失妙理則無由得道是
同於失矣○河上公曰失謂任己失人也
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榮曰不能行
同於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為非同罪
人之受罰也○成疏有為躁競執教生迷
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
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云宿
世不學問今復愈失鄰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註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
可知○御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

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
夏同風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
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
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上公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與道同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與德
同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與
失同者失亦樂得之○嚴曰事從於道
從於事事從於德德從於事事從於失失
從於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
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御疏
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
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
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
故云有不信也○河上公曰信不足君信
不足於下有不信下則應君以不信此言
物類相從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
濕火就燥者也○嚴曰信不足謂主身也

有不信謂天人也○榮曰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道信人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成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滯名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章所以正舉踈競之人執教之失故次此章重明其義此比一章義有三列第一舉踈競兩感近繼驟兩前章第二舉辨四速速對曲全四德第三舉譬

第一舉踈競兩感近繼驟兩前章

界之中唯宗玄元之聖八天之內皆尊黃老之真自謙自赤不跨不跋兼氣母以生物陳學父以教愚堂無為峻峻清白的不可跨西月朝夕之地仰之逾高豈比蒼蒼之色在涅不深疑淨空而難思於虛能同處沙界而常寂寂於餘食數彰明於贊行端然不動紫氣射於西關淨雨無為白光開於南曆欲知其妙斯之謂歟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跋舉踵而望也跨者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跋求久立跨求行履乎○御註跋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

翹跋則危故不可久立以跨挾物為礙必不可行亦如下文自見自是等也故跋則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河上公曰跋者不立跋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如此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越於人眾共弊之使不得行○榮曰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跋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跋矜伐者自危亡也○成疏跋者不久跋慕羨也

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跋既乖其道豈得久長跨者不行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鷃以息跋

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第二重辨四速速對曲全四德

自見者不明御註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也○御跋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已欲以

自明珠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不明也○河上公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殊不知其形容醜操行之鄙也○榮曰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哉○成疏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者不彰

御註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也○御跋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已而以出眾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眾毀日聞故難彰者故云自是不彰○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於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成疏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

自伐者無功

御註專固伐取物所以不與故無功○御跋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河上公曰所以輒自伐取其功美自失有功於人○嚴曰萬人未動天下未應為之起兵失君之道為兵之道失君之機萬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廟危殆終身無功也○成疏凡有所為輒自伐取物皆不免故無功績

自矜者不長

御註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也○御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河上公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也○成疏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宜長乎

第三舉譬喻勸令厭捨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御疏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謂為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云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河上公曰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食也彼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日賦歛餘祿為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者也○榮曰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誇政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為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為非故不愛也○成疏其在道曰餘食贅行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害也莊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物或惡之故有道

者不處贅是無用之肉跨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矜誇贅行乎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之六